



樂書卷第二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而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
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則
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
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為木路明矣大路
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
之贈有乘黃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
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
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
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為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為革木二
路於義或然何以明之玉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為
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
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
象路故也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
大夫以革木為大其為大同其所以為大異矣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釋
禮以七就為誤是不知書以次路兼革木二路之意
也史遷樂書易車為輿是不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
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禮伏羲
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
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亦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全羽為旒折羽為旌
別之則旂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素
錦緇紅纁帛纁素陸龍于纁練旒九飭以組維以纁
蓋指旗以紅緇以錦正幅為纁屬纁為旒旒亦謂
之纁飾以纁則旒備矣左傳謂備棧是也升龍素則
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
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
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
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
王乘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為常諸侯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
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

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類然則六龜之色蓋亦各視其類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一焉禮器記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儀禮太天士祭筮而已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

禮記訓義

禮記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去偽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非去偽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偽則全於天真而不湛於人偽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偽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為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偽是亦

不為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偽哉雖樂亦不可為偽矣凡物有微著有去取言者誠則偽在所微矣言去偽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備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俱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其為父子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備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顯者微神之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

不可知也則與而之之然後陰陽交應

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子君臣君臣而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陰則凝形同義領與領天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感則備天地之情也夫宇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侗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而禮與焉德產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則凝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自

領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
天地新合至如者不殞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恒萃皆
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
史公以領天地之情為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新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
達羽翼奮角觶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三
者不殞而如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
新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
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未茂區萌則上
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
角觶生則凡撫實而壯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
物也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則羽毛之物皆舉矣九

者三無內財之殞八竅者如生無外裂之殞則樂
之道歸定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生
不化而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
化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
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殞如生者
不殞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
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
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新合陰陽相
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先陰陽
後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
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重下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有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五聲詩以之而弦宗祝辨五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五變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三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為律而黃鍾其首也陰六為呂而六呂其首也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也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二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黃鍾大呂以為律而歌以為聲一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

律而歌以為聲一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也

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何未故也仲尼之告子張不以行綴北與羽籥作鐘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以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正聲詩之意南面而北者八音也辨平聲詩之用北而南而弦者樂師而之樂師北而南而弦與司盟北而南而詔明神同意今天古一理先於祭凶禮三而莫重於變尸象也而宗廟之敬繫焉主人主喪者也而致喪之也樂師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辨尸之禮則辨宗廟之禮也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言者祝習焉禮謂之夏祝習商

禮謂之商祝故一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
去次繼之主人襲五位商祝掩瑱設帳司則辨喪禮
後主人亦相之者司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
之其為德仁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
必有行而仁行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
者有多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知其世我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
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
是觀之禮樂之於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
是也禮而一藝成而一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
良也禮而一也主人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辨
其義也及行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
地之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可
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莊周有之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卷第二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外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天中人以上可與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

未嘗啓齒聞相拍馬則大說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布
王之道未嘗擬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
大聲不入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蓋
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卧於新樂則在所
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旒以接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
祭服聽樂猶擗君以朝服道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
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祭者玄端
緇布冠既冠易曰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
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
諸端章甫以至晉侯改端委以入武官晏平仲端委以立

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玄裳纁而乘路大
戴禮武王端冕受冊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
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
未聞以玄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
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矣據而云雜
記襲朝服一云端一襍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自
堂然則玄端不得為朝服明矣

子夏對曰今天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聲氣坐奠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為義生於
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象故也然
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
列邪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其

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故也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
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
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
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夫乘水者
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磬之或擊或拊磬聲大小之
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
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
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教學
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
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於蓋衆謂之會待謂之
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
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拊鼓則衆樂備舉矣然

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
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
有以和之古樂之發備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與夫新樂之發侏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
豈不有階乎今夫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
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
白虎通謂拊韋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
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
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射或搏也
先後故也

禮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訕疾以雅君子於是歸
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濩大武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濩而下武舞也古之樂
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
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擇遠
征誅之義蓋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
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在 以雅之訊與三刺之訊
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
速而不刺音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
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
拔也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
俯仰訥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
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恃逆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常
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詩曰夔舞傲傲無雅以正
之故也樂終於舞文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

子於是語以告之 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 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敷舞于戚
說卿射託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而天下皆平矣然相之為器所以節文舞也
蓋生於春不相之相笙師掌教春是已昔梁丘築城
以小鼓為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
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為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據為
相之說歟雅之為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教雅以
教祓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
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有祓夏之樂則工舞
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比約漢法為言
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為樂語此特
說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天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占此新樂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淫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然則新樂之異古其來尚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謂邪蓋古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而不聞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不聞優雜子女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也夫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見於樂而有別矣其有不可以語且道古取之五音不尚其聲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節皆見於樂之發者此也七音及優侏儒雜子女不知父子也長幼所為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樂而不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戲孔子所以請誅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於古樂言始奏以見然新樂言樂終以見始互發故也

禮記訓義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澁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也庶幾之見爾非君子之道也孔子之志鄭聲之亂雅及頌謂問為邪而告之以韶舞為可則鄭聲為可方其貴禮樂賤邪音如此是子夏所學則孔子也然則文侯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閑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夫子之道而敬其君歟

孟子以齊三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樂猶古所
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
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退之也

交侯曰敢問何如子夏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降而無疫癘此之謂大當然
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勸之紀綱正天下大定
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發歌詩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
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遠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靡既受帝祉施于孫
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
使候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
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
脩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
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疫禍亂之作而無妖祥合是
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
天下大當然後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紀綱蓋人
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復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
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
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
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
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
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
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
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
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司馬教六詩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聲曠掌鼓琴瑟九德六
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
過虛業維祕貢鼓維鏞曠曠矣公而已然則文王之
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
德文王而廢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
者猶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
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愚不
聞邪存誠以剛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
其不能而遂賦之邪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
禮也作爲鼗鼓控揭壎箎以爲德音者樂也識其文
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亦
可乎今夫古樂之爲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與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八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
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
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
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
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是以金石絲竹
匏與草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舉記國語之論
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
之七音可也然謂會二變而七之手前說詩言其志
歌頌其德也然則詩與歌先後不同何也曰前則本
詩而爲歌也後則本歌而爲詩也夫詩言志歌永言
本於歌之詩言之也故詩爲後與歌曠曠詩同意

至於以新為異比為伴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濁音乎文侯曰敢問濁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也淫志宋音燕女濁音趨數煩
志齊音收者者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非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
音為樂在心為志鄭音好監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
而志從以濁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收辟而志
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
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也蓋樂
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教
淫古志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

以禮
不妄
祖一
此
均
齊故
風流
亂雅
衰世
指之天下行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
祖一不為非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
此也
均二於濁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于宋衛之音淫于
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
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惡其
亂雅又略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也害德本
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遜本盛時言之

樂書卷第二十四終

者臣之節... 則人... 為成... 周之民... 其用... 亦... 尼

欲審夏周之音等以合禮樂之序是德
音也以其德也故先王禮樂其好惡又為禮樂之序也天下皆金
矣言心也故先王禮樂其好惡又為禮樂之序也天下皆金
路之於禮樂之序也故先王禮樂其好惡又為禮樂之序也天下皆金
樂至孔子論禮樂其好惡又為禮樂之序也天下皆金
二子為不仁之孔要之得禮樂以成德克允蹈而行
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謹於
聖人

後聖人作樂也故先王禮樂其好惡又為禮樂之序也天下皆金
鐘磬等瑟以和之千戚雍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
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者尊卑長幼一序也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先乃謂之家形乃謂之禮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交於神獸酬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
也其言其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
幼正其序也何嘗傳漢世之有孰謂古樂之發
於九廟之歌九賓之舞者此也今夫樂之在器
者為聲其相在聲以宮為君以商為臣其在
於人者為事其相在事以禮為君以義為臣其在
於心者為意其相在意以忠為君以信為臣其在
於行則不亦知樂幾於禮之意歟不言祝故而言柷揚
者祝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故以伏虎
為形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揚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
焉故又謂之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書不云乎

鍾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

思武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

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溫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竽瑟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拊土出金以為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為磬

鍾於五行為金於五事為言於五藏為氣於五性為

義金則奏而為鏗鎗言則發而為號令直其氣所以

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

於八音為石於八卦為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

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其音同出於絲絲聲則嗷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竿竹管則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此而會其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奮聚之臣也鼓為樂之君而鼙則軍將所鼓其為章聲一也士譁而謹羣趨而動有進眾之義焉此聽鼓鼙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奮聚之臣其眾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為國之道無競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鑿鑿而已哉

謂之言鐘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為琴瑟竹之為箏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為金鼓鼙之為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竹聲濫則清之類見矣匏竹具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

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替其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為鑿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鏗以立橫橫以勁武金聲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石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竹音正則人思治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

人思寬厚華音謹謹以進衆華音正則人思毅勇匏
音嗽以立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直
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亦足發明
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
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衆而使之聚若
鄉遂之官是已非所謂聚斂之臣也聚斂之臣孔子
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
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言謹者蓋琴瑟夏
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鼙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
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諄陰主靜此其音所以不同

樂書卷第二十五終

書卷第二十六

禮記

樂記

賁左賁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不可
之已父何也對曰病不得衆也咏歎之浮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立之
聞諸襄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燕之節
制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

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不
得人利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為病事
之不逮為恐時之不及為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
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
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珍穢乃歸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人之左
手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
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比是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
田又王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故賓牟賈之
言曰焉爾故曰武亂比自坐周召之治也武二
武樂之聲也及商非武王之志也

司

唯

言樂

而已故賓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故曰
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賓牟賈之
言樂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雅者異矣
賓牟賈祀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
成者也德而下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武亂也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摠干而山立
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若無為而逸臣無不為
而勞物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也

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
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為作以繹如為成是樂以始
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
步以見方也再成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
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
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
不疆南國而分陝以治未可也不分陝以治而使之
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繫於臣故別而為二復
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然始而北出為治兵所以尚
威武也終而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為振旅
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
以金止而進之所以

六變以立於綴北之位不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
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并
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一與四
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
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
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
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文獨未闡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剡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
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為有熊
而封其後於剡帝堯為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為

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為夏后而別以妣氏契為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物然後可以封雖欲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授何邪曰古者在賢則封之不賢則授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授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以及黃帝者豈二帝二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饗同意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柝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鏃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如正士而箕子以智效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為哉斬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以謂既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使從寬所以安之祿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此歎馬者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乘牛者引

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
古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
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拔矣

詩中一二三之四詩分上而爲者矣示天下不復用
柴舟之士便之列爵分上而爲者矣示天下不復用

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橐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
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
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
如此而已考工記言橐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橐弓矢
蓋旗之爲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爲常其建
之則必揭而用之橐之爲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
不用爲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
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生排
亦爲之橐實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爲後與此異

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摠而論之其音作而民
憂思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
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世之中
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
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
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
邪樂音謂之狄猶夷狄謂之狄以有禽獸之道也順
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
是故先三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

凡樂生於音而人心存焉凡音生於人心而情性係
焉故其音角者情喜而性仁其音商者情怒而性義
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禮其音羽者情悲而性智其音

宮者情怒而性信則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五
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蓋樂者根之
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故求樂必自
五音始求五音必自黃鍾始自黃鍾之長而以黍累
之則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
審矣自黃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
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之在天下
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絕要
稽之而已稽之勿疑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
既稽之度數使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
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
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
而成位乎其山矣今夫至

言也 子七十而不 備 且
以代武庚為商後故邪比先立 後
子之利正不若比干輔相之為至邪與
之序同意書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
為奴之 與孔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三
所以戒 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
為臣者武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
於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樂善卷第二十六終



